

以一代女豪的家族史
钩沉一个民族的血泪断代史



贺兰王妃

许开祯 著

卷一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贺兰王妃

卷一

许开祯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贺兰王妃. 卷一 / 许开祯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354-9652-2

I. ①贺…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2785 号

贺兰王妃·卷一

许开祯 著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选题策划 | 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 | 张 维 装帧设计 | 仙境设计 媒体运营 | 刘 峥

助理编辑 | 杨 硕 内文制作 | 杨愈恺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法律顾问 | 张艳萍 封面插画 | 丧心病狂

总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 | 010-58678881 传 真 | 010-58677346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 编 | 100028

出 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 编 | 430070

印 刷 |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7

版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 285 千字

定 价 | 39.80 元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

主要人物表

【代国】（北魏前身）

拓跋什翼犍	（320—377 年）男，十六国时期代国国王。
慕容王后	慕容真，燕王慕容皝之女。
拓跋寔	代王拓跋什翼犍之子，初封“世子”。
贺兰上月	世子拓跋寔的妻子，贺兰野干之女。
拓跋翰	拓跋寔同母弟弟。
苻蓉	贺兰上月的妹妹。
燕凤	代国开国功臣，儿子燕邻。
武统	代国帐中督军，儿子武宣。
许谦	代国大臣。
长孙肥	代国内侍卫。
拓跋斤	代王四弟拓跋孤的儿子。
黛妃	代王妃子，慕容王后同胞妹妹。
拓跋窟咄	黛妃所生之子。
浣妃	代王妃子，慕容王后的侍女。
拓跋寔君	庶长子，浣妃所生之子。
拓跋洵	浣妃所生之子。
柔然妃	代王妃子，代王征战柔然部后柔然王所送。
长孙斤	代国旧臣，先王拓跋翳槐的大将。
本哈	长孙斤的心腹。
元芷公主	代王死去的兄长拓跋屈之女。
漠儿汗	世子拓跋寔的亲信。
庾岳冲	拓跋翰的护卫。
丘穆陵崇	拓跋翰的侍卫官。
拓跋力微	早期鲜卑族索头部首领。

【贺兰部】

贺兰野干	贺兰部落贺兰王。
胡广	汉人，贺兰野干手下大将。

【铁弗部】

刘卫辰	铁弗首领。
刘卫旭	刘卫辰长兄。
铎若	铁弗大将。
玳妃	刘卫辰的妃子。
玳琅	玳妃的哥哥。

【其他】

慕容俊	燕王慕容皝次子，继位慕容皝。
慕容垂	燕王慕容皝第五子，燕国大将。儿子慕容农。
苻坚	秦王。
邓羌、张蚝	前秦将军。（秦国将军）
邓翼	邓羌之子。
额布老爷	驻在额尔古纳河畔的鄂伦春头人，与代王为好友。
吉可娅	额布老爷的爱女。
牛玆	牛川王。

目 录

一 牛 川	1
二 北 极 光	33
三 神 鹿	90
四 白 山	125
五 惊 变	200
尾 声	260



— 牛 川

1

这夜，代王什翼犍做了一个凶梦。

代王什翼犍再次梦到那次出征，就是差点命丧意辛山下的那次。

那时，什翼犍才四十来岁。代国自他继位以后，大举扩张，先是教训了太行以东很远处的燕国。燕国本来可以不教训的，再怎么着，代国跟燕国也友好了这么多年。当初老燕王慕容皝还将妹妹送给他，做他的王妃。虽然老燕王的妹妹嫁入代国没几年便香消玉殒，但老燕王像是看中了他似的，连着又将两个女儿送到代国来，一个还成了代国的王后。

什翼犍是个感恩的人，老燕王慕容皝时期，他可是很少动燕国的主意。但是慕容皝故去后，他的儿子一个个继位，尤其次子慕容俊继位后，更是拿代国当眼中钉肉中刺，寻着碴儿欺负，什翼犍就不能不教训了。

教训完燕国，又用两年时间，扫平了跟燕国毗邻的一些小部落。什翼犍觉得还没揍够，一鼓作气又出征松漠草原，将那些长久不服输的高车族和柔然部落一一征服，接着又向南攻打独孤和铁弗部，让离散多年的独孤部重新回到代国怀中。至于铁弗这个宿敌，什翼犍知道一下两下是不会服气的，还得不断地收拾。

一连串的出征，令代国迅速称霸，周边各部纷纷俯首称臣，每年向代国进贡大量的牛羊和马匹，还有上等的貂皮和山货。最为自豪的是，每战胜一次，代王什翼犍身边就会多出一位漂亮年轻的妃子。那可个个是尤物啊，把代王什翼犍美的。

代王什翼犍眼下已有十三位妃子了，最为宠爱最为年轻的柔然妃子就是征战柔然部后柔然王送来的。

代王什翼犍没有想到，就在代国军马驰骋千里草原，令各部闻风丧胆时，驻扎在阴山北、跟代国只隔着一座阴山的敕勒人，却数次滋事，公开向代国挑衅，抢走了代国元他、莫题、公孙等家族的牛羊。草原上五大三粗、长相奇丑的被称为野蛮人的敕勒王还把公孙家两个漂亮的女儿抢走了。那可是两朵娇嫩的花骨朵呢。公孙头人满是怒火地来找什翼犍，要他无论如何教训一下敕勒人，不然代国的脸面没处放。公孙头人还向什翼犍说了一件令人遐想连连的事，敕勒王前不久新娶了一位妃子，叫斛律匡匡，敕勒部最大部落斛律族头人斛律鲜的女儿。

公孙头人着实将匡妃的美貌赞誉一番，听得代王什翼犍心猿意马，直流口水。

一场暴雨过后，代王什翼犍一声令下，代军兵分两路，越过阴山，向野蛮的敕勒部出征了。

那次出征打得本来极其完美，代国大将军长孙斤带的一路兵马越过阴山从南向敕勒压近，代王什翼犍率两万余兵从北面进攻，直捣敕勒王大本营。代军连着打胜仗，连着受代王奖赏，士气正高，大有所向披靡之势。加上那次出征实属突然，一点风声都没走漏，敕勒王毫无防范，被打个措手不及。两军交战仅仅三日，敕勒军便一溃而散。

敕勒王见代王来势凶猛，不敢久做抵抗，留下得力干将蒙尔汗拼命抵抗代王，自个儿却在亲兵的护卫下一路朝东逃走了。

代王率军突破最后防线，屠城一样对敕勒人做了血洗。令代王大喜的是，他在敕勒宫中发现了被敕勒王丢弃的美人匡妃，这可把代王乐坏了，于是令武铨大人继续带兵作战，自个儿却先抱了匡妃，钻敕勒王奢华的王宫里寻欢去了。

要是那夜寻欢完，代王顺手将匡妃斩了或是丢弃掉，就不会有后来那个血夜。

可代王怎么会舍得呢，貌若天仙体态丰腴说起话来娇滴滴的匡妃成了代王此战最为乐活的战利品，战事尚未结束，敕勒余部还在不断地卷土重来，代王已带着捡到手上的匡妃先行离开漠北草原，往阴山这边来了。

那夜，代国这支亲军走得人困马乏，代王为了急着回自己的云中离宫，已经两

天一夜没让部队歇息了。天有不测，在离意辛山不远处，便下起了瓢泼大雨。草原变得泥泞，战马走在草原上，四蹄打滑。连日征战加上饥饿交困的士兵个个走路都打起了摆子，前方探路的卫兵又报，意辛山二十里处的浑河突发大水，阻住了代王南行越过阴山的路。迫于无奈，代王不得不令众兵将就近扎营，先度过此夜再说。

代王的营帐扎在意辛山一个叫虎星岩的地方，那里传说曾是天王石虎待过的石洞。咸和三年七月，石虎率士众四万人从轹关西进，攻击赵国河东，有五十多个县应从，石虎于是进攻蒲阪。赵主刘曜派河间王刘述调遣氐族、羌族士众屯驻在秦州，防备张骏和杨难敌，自己率领中外精锐的水、陆各军救援蒲阪，从卫关北渡黄河。石虎畏惧，率军退走，刘曜追击。

八月，刘曜在高候追上石虎，与石虎决战，石虎大败，石瞻被杀，尸体枕藉达二百多里，刘曜缴获的军资上亿。石虎一路北逃，在此发现了洞穴，用来藏身。

洞有多深，没有人知，那夜的代王也来不及探个究竟，觉得这里安全，就让亲兵沿石洞前将营帐扎下，里三层外三层，几十顶小帐将他的营帐围在了中心。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安全。

兵营里取火做饭的时候，代王已经搂抱着匏妃，在帐内唧唧呀呀亲热起来。

立在营帐外的三个卫兵嫌声音大，往外挪了几步。他们遭到了代国长史燕凤老臣的呵斥。自燕凤从长安归来后，代王不管是出征作战还是外出跟老友们喝酒打猎，燕凤少不了都要随行。代王什翼犍已经越来越依赖老臣燕凤了，只要燕凤在，代王就觉得心里踏实。

这夜照旧。代王啃完两根羊骨头又喝了一大碗奶茶，抓过酒囊，猛灌下几口，顿觉通体舒畅。跟燕凤拉拉杂杂喧了几句，大约是说到了世子拓跋寔的婚事。那个时候，想把本部落的女子嫁到代国云中离宫的，不乏其人。就连正在血战着的敕勒王，也还派使臣来跟代王和亲呢。被代王大骂着回去了。代王什翼犍的原话是，代国的几个王子，就算娶老对手铁弗部的公主做妃子，也断然不会让敕勒人的女儿睡代国的熊皮毯子。

“乌鸦真是不知道自己的黑呀，竟敢想着跟凤凰攀亲。”这也是代王什翼犍的原话，当着敕勒使臣面说的。

代王想将漠北草原另一大部落贺兰部的女儿娶进代国来，这事已经提了好多次，燕凤还亲自当过使臣去贺兰部落大宁宫跟贺兰王野干大人提过呢。野干大人当时只是笑笑，道：“什翼犍这老鬼，一双贼眼老是盯着我贺兰草原不放。我家有两个公主呢，

他家世子到底想娶哪一个？”

这话听着像是反对，老臣燕凤却觉得希望大大地在。于是在这个打了胜仗往回走的雨夜，就想跟代王什翼犍合计一下。老臣燕凤当时有个主意，是想让代王两个王子一同成亲，这样就能将贺兰草原两颗最耀眼的珍珠都给摘回来。

喝过了奶茶的代王什翼犍其实是不想谈论这事的，这种事必须得在自己云中的大帐内议。这荒郊野外的，远处还响彻着厮杀声，武珣大人还在指挥着杀敌呢，他怎么有闲心坐在这样一个破旧的石洞里为两个王子考虑婚事呢？于是说了声不急。刚入洞就被代王擦得火烧火燎的匿妃更是烦他们两个老说这些，已经按捺不住要宽衣解带了，半个身子无骨一样软塌塌依在代王怀里，胸前一大团粉白已露了出来，那么刺眼。

老臣燕凤看出了玄机，知道再谈论下去会遭代王骂，于是告辞出来了。

血难发生于半夜时分。

代王什翼犍跟匿妃在新扎的营帐中结结实实亲热了一场，感觉累了，搂着匿妃就睡了过去。老臣燕凤带着卫兵里里外外巡了三遍，确定这夜不会发生什么时，也进了自己的小帐，摊开一本翻旧了的书，就着微弱的火把光，看了一会儿，倒头睡去了。外边的卫兵一见老臣燕凤帐内的火光暗了下去，最后又熄灭，就知道这个不让人睡好觉的多事老头也困乏得歇息去了。于是一个个放下心来，斜里横里，睡在了营帐外的避风处。他们有的抱着弯刀，有的抱着长戟，有的索性什么也不抱，将兵器往草地上一扔，就呼呼睡了过去。

敕勒人就是这个时候摸进来的。

关于那个血夜摸进来的敕勒人，后来代王是打听清楚了。不是别人，正是匿妃父亲、斛律族头人斛律鲜。体格健壮、力大无比、能同时抱起两头野猪的斛律鲜是在前来营救敕勒王的路途中碰到逃窜而回的敕勒王的。见敕勒王丢盔卸甲，逃窜的样子十分狼狈，斛律鲜十分不解，问自己的女婿敕勒王。拓跋人什翼犍真就那么可怕？敕勒王惊魂未定，只撂给斛律鲜一句：“你自个儿去看看吧，那简直是一头吃人不吐骨头的猛兽。”说完，马也未停，又往东逃了。

看着没命似的逃窜的敕勒王，斛律鲜有片刻的懊恼，心想怎么能让这样一个姁种来当敕勒部的大王呢？懊恼过后，马上兴奋起来。

草原上都知道，斛律族在草原上不服任何人的，他们总觉得整个草原都欠他们的。当年不管是拓跋鲜卑也好，还是铁弗匈奴也罢，都没拿斛律人当人。斛律人做了他

们几百年的奴隶。眼下斛律人凭借出色的偷袭本领，还有非常强壮的身体和一流的马上功夫，让整个族群跟草原诸部有了平等地位，不再被他人奴役了。而他们最大的仇人，当然是奴役过他们的拓跋鲜卑。

“天赐良机，什翼犍，你就等着送命吧。”

斛律鲜也不管逃走的敕勒大王，朝西南一指，所率族人便跟着他的青色战马往意辛山方向而来。中途斛律鲜得到情报，是从敕勒王宫逃出的一小队人马告诉他的，留在敕勒王宫中搜城的是什翼犍帐下大将兼军中教头武铄，什翼犍带着一小股人马大约五千人过意辛山往阴山方向去了。人马中穿着胄甲铠衣的小头目又告诉斛律鲜，什翼犍抢走了他女儿匿妃。

“哈哈！”未等小头目说完，骑在大青马上的斛律鲜便爆出了粗野的笑声，接着又道，“那定是什翼犍看中我家匿妃的美貌了。”

匿妃在自个儿族里有个动听的名字，不管是父亲斛律鲜还是族人，都唤她匿匿公主。她所以嫁给敕勒王当妃子，就是因斛律族不再做其他族的奴隶时，头领颁下一条族规，斛律族的女子，除嫁给本族外，只许嫁给未曾欺凌过他们的柔然人和敕勒人，胆敢跟曾经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拓跋鲜卑和南匈奴铁弗、独孤部成亲，一律逐出族中。

小头目还想火上浇油，马上的斛律鲜又道：“什翼犍老贼，胆敢抢我的女儿，定要让你葬身在我的三头剑下。”说着，扬起手中剑来冲天晃了晃。

那剑的确诡异，真的有三个头。中间一个头是双刃的，两边是长短不一的单刃剑头。这一剑使过去，能扎中人三个部位。

那夜睡在帐中的什翼犍听到外面有异响时，斛律人已严严实实围住了营地。为防武铄听闻风声赶来救援，斛律鲜先是派三千精兵藏在意辛山上，切断了武铄跟什翼犍之间的通道。一旦武铄带兵赶来，必然要遭到乱箭阻击。他则带领两万精兵，悄悄摸到什翼犍扎营的地方。

偷袭向来是斛律族的强项，因为过去的无数个年月里，他们从不敢正规有自己的军队，更不敢公开跟其他部族叫板，反抗别人只能依赖这种偷袭方式，杀一个是一个，杀两个是一双。

代王什翼犍先是听到外面的马蹄声，粗重且很有章法的马蹄声一听就不是武铄大人那部发出的，连忙警觉地一把抓过弯刀，顺势又看一眼熟睡的匿妃。就在他纠结要不要叫醒梦中的匿妃时，猛听到外面声音嘈杂起来，紧跟着就听到老臣燕凤

的声音：“斛律族偷袭啦，快起身抵抗。”

代王什翼犍猛地抓起剑，就想往帐外冲，却发现自己赤裸着身子。这样冲出去显然不成，他得先穿上衣服，最好是战衣。可代王什翼犍死活找不到自己衣袍。平时睡觉，都是将战袍脱下来挂在就近的帐壁上的，胄甲也在手边，一摸就到。但这夜，他的胄甲还有皮袍一样也找不到了。就在他张口要问还在死睡着的匿妃时，营帐帘子忽地被掀开，紧跟着就响起斛律斛凶恶的声音：“老贼什翼犍，受死吧！”

恰在这当儿，什翼犍误以为睡着的匿妃突地翻起身来，跟什翼犍恰恰相反，什翼犍是浑身赤裸，一丝不挂，匿妃却穿得整整齐齐，就连散乱的头发都已梳得整齐，发髻上还别了一根长长的银色簪子。什翼犍刚盯着那簪子看，就见翻起身来的匿妃猛地拔下头上簪子，照准他心窝便刺过来……

那簪子原来是暗器，而且上面浸了毒。

.....

多年前发生在漠北草原意辛山下那恐怖一幕，那夜完整地进入了代王什翼犍梦中。什翼犍再次看到闯进帐中手提弯刀的斛律斛，还有拔下毒簪朝他猛扎而来的匿妃。什翼犍在凶梦中惊恐大叫：“世子，快来救驾！”

叫声惊醒了身边的柔然妃。柔然妃见代王又做噩梦，便拉过毯子，替他盖严了身子，正要侧身去睡，梦中的什翼犍忽地坐起身，一把掐住她脖子：“你个妖孽，人面兽心的母狼，前面还跟本王热热火火，这阵却来暗刺本王。本王掐死你，掐死你！”

说着真就掐起来。

柔然妃大惊。类似的场景她已遇到不止一次，脖子上全是什翼犍噩梦时掐她留下的伤痕。

“代王是我，不是匿妃，是你宠爱的柔然妃。”

那夜什翼犍完全被噩梦困住，纵使柔然妃使劲给他提醒，仍然醒不过神，一边死死卡住柔然妃脖子，一边高声猛喊：“世子，世子，快来救父王！”

帐外奔进一个人来，是云中宫守夜的卫兵。

代王尚未彻底醒过来，一看进来的不是世子，而是一个不怎么记得的卫兵，手里还提着刀，二话没说一刀就砍了过去。直到倒在血泊中的卫兵发出一连串的哀声，代王这才彻底醒了。他惊慌地问柔然妃发生什么了，柔然妃几乎被他掐死，哪还能说出话来。正巧老臣燕凤赶来了，一看阵势，就知代王又做噩梦了。叹一声，燕凤

叫随从抬出地上的尸体，然后捧过喝剩的鹿血酒：“代王又做噩梦了，来，喝口酒，压压惊。”

代王一把打翻燕凤手中的酒碗：“本王不是做梦，本王真的看到有人要砍本王头颅。世子呢，半天咋不见世子？”

老臣燕凤回话：“世子不在宫中，他去牛川找贺兰王妃了。”

“牛川，贺兰妃？”代王什翼犍像是还没醒过神。等燕凤又说几句，他才彻底醒过神，知道真是做噩梦了。

“混账东西，他跑去牛川做什么？”

“代王息怒，世子妃去牛川有些时日了，尚未回来，世子心中牵挂王妃，所以就……”

“贺兰王妃，她跑去牛川疯什么？”代王什翼犍又将火发到世子妃贺兰上月身上。

老臣燕凤叹息一声，心道，代王这是越老越糊涂了，贺兰王妃去牛川，明明是他恩准的，做了噩梦却又怪罪人家。燕凤想到这儿便婉转地劝解道：“牛川那边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盛会，贺兰王妃是在代王的恩准下，去看热闹了，代王怕是将这事给忘了。”

“本王能忘，本王真的能忘？”疑惑两句，代王什翼犍一屁股坐在熊皮毯子上，泄气似的道，“本王真是忘了。”

2

牛川是一个热闹的地方。

不大的街上人来人往。

有汉人、胡人、氐人、羌人，更有周边各部落的人：贺兰部、柔然部、库莫奚部，还有眼露凶光的斛律人。几个身穿白袍头戴盖巾的西域人人高马大地走在街中心，他们的样子非常独特，引得街两旁的人纷纷伸直了脖子朝他们看。

他们是牛川最受欢迎的商人，因为每年这个季节，他们总是带来让草原人眼睛一亮的新奇玩意儿。贺兰上月脖子上佩戴的那串玛瑙珠子，还有胸前玉佩，都是从牛川买到的。贺兰上月最大的秘密——身上用的味道独特价格不菲的香料，就是拿几张完整的熊皮还有鹿茸从西域商人手里换得的。那还是父亲贺兰野干带她和妹妹苁蓉一块去牛川赶一年一度的盛会，专门挑给她的。

贺兰上月一用便上了瘾，到现在都戒不了这瘾。

牛川原本不属于任何部落，或者它是各部落的共享地。代国还未在盛乐建宫时，牛川就已是草原最热闹的地方了。后来柔然部强大，一度将牛川强归到自己名下，但却因此招来草原各部的声讨与伐攻。柔然王看着此招不好使，便又将牛川乖乖交出来，继续着它的繁华。贺兰野干也动过牛川的心思，因为相比草原各部落，牛川离贺兰部最近，理所当然应该由他来统管。就在野干大王计划向草原各部宣告时，已经十四岁的贺兰上月走进父亲殿中道，此举万万不可，牛川是天下的，不是父王一个人的。贺兰野干听女儿口气如此古怪，问何故。贺兰一本正经道：“草原上有哪个地方能同时容得下十几个部落的人？草原上又有哪个地方长年不发生战乱却依然繁华热闹？要是牛川没了，或者成为哪一个部落的，草原上的女人还有什么盼头？父王喝的酒又从哪儿来？你王冠上闪闪发亮的宝珠，又靠谁给你送来？”

贺兰野干不在乎地说：“就算本王统管了牛川，一样有西域的商人牵着骆驼和马匹，把新鲜的东西送进草原啊。”

贺兰上月道：“天下的好东西是父王一个人享用不完的，要是牛川成了父王的，商人或许还会来，但外敌的攻掠也随之而来，父王是要一个繁华无战事的牛川呢，还是要一个整天厮杀抢掠的牛川呢？”

贺兰野干想了想说：“当然要繁华无战事的。”

“那就不要打牛川的主意，让草原各部把友好送来，将快乐拿回去。”

“快乐？”贺兰野干想不到女儿一张嘴巴如此会说，还会冒出一些古怪的词。

“是啊，没有烧酒，父王的快乐岂不少了一半。没了珍珠玛瑙、玉佩香料，草原上的女子便如秋后花草，枯萎凋零，父王是不是觉得这样才好？”

贺兰野干最终被女儿说服，不再打牛川的主意。

代王什翼犍想的却跟贺兰野干完全不一样，不是不打牛川的主意，他是觉得牛川越繁荣，代国才能越强大。代国这些年用的兵器，招的兵马，以及从牛川买来的奴隶还有药材，都是代国强大的原因。要是牛川没了，代王什翼犍心里会空，至少没个地方散心去。代王什翼犍是非常喜欢去牛川的，他在那里能见到最想见的老友，比如来自辽远北部的额布老爷，比如常常跟他掐架掐完后照样拉他喝酒的贺兰野干，还比如草原上的智多星，会天文地理精通谶纬的方士轩木老头。可惜轩木老头三年前死了，让代王什翼犍大悲了一场。他是醉酒后掉河里淹死的，被一棵树拦住，在河里泡了大半年。发现的时候，他跟树已经长在了一起。那棵树后来被什翼犍拿桦

木杆围了起来，河岸上还立了一块方石，取名“轩木石”。

这一天的牛川照旧人声鼎沸，笑声、吆喝声、吵闹声、杂耍声响成一片。

王子贵族们三三两两，集结成队，穿梭在各种吆喝声中。他们的家丁或者卫兵远远跟在后面，看上去阵势一个比一个壮观。

城中心那条相对宽敞的马路，挤满了前来交易或购物的人，来自西域的商贩跟草原上的马贩子山货贩子分列两边。王子们或者走向那些漂亮的马群，摸一摸它的毛色，再让贩子掰开马嘴，看看马的牙齿，以确定这匹马还能在草原上凶猛地奔跑几年。或者就站在西域商贩前，盯着那些亮眼的玉石珠宝，跟商贩讨价还价。西域贩子边上，来自南方或中原的客商会摆出漂亮的绸缎，还有一应的女用物品，让人眼馋得不肯离去。就在王子们嘻嘻哈哈的过程中，一队人走过来，中间那个细皮白肉，双眼炯炯闪亮，眉毛修长而整齐，猛一看以为是谁家公主或格格，仔细一瞧，人家也是男儿装扮。一身海蓝色长衫，外衬一身素白色外衣。一头黑发用白玉绾起，腰间佩戴一块湿润的月亮玉佩。手持一把折扇，边走边轻轻摇动。他的身边围着一干人马，一看穿着还有气度，就知来自豪门。

这位公子哥几天里已引起部落王子们的注意，甚至赚足了眼球。一连三天的牛川比武盛会，他都出尽风头：跟另一位尚不知底细的白面俊郎合手击败了来自十几个部落的王公贵族；尤其前天赛马场那边的骑射大赛，他不仅连中三元，将场内三只梅花鹿一一射中，还将燕国大将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农挑下马来，引得围观众人哈哈大笑，让慕容农出尽了丑。慕容农可不是好惹的，连续几年，他都是牛川比武的王者，加上父亲被长安秦王苻坚封赐为冠军将军，慕容垂的大名在牛川就显得格外惹眼。这次居然栽在一无名之辈手中。事后慕容农多次追问，将他挑下赤兔马的究竟何人？他那帮随从，居然几天里打听不出下落，个个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慕容农气得扬言定要在接下来的高山野鹿谷射鹿比赛中报一箭之仇。

才三天工夫，此人便获得一个雅号，大家都在背后称他“长剑王子”。就因他不管是比武还是在街上走步，手里总是要握着一柄长剑。

那剑很神秘。

此刻，这位面色红润，笑起来脸上马上会露出两个酒窝的英俊王子，正在专心致志挑选玉佩。卖货的是一个子奇高、块头也大、脸上蓄满胡子的西域人，讲一口流利的蒙语。西域人从帐子底下牛皮包里拿出大小十几块玉佩，一一跟长剑王子做介绍。年轻俊美的王子不时接过西域商贩手中玉佩，仰脸侧目，对着西斜的

太阳观察成色。举止显然像是对玉器这行非常熟谙。

长剑王子挑选玉佩的当儿，另一条巷子里，突然也走出一干人来。为首者大概十六七岁，面如冠玉，目若朗星，鼻似悬胆，唇若涂脂。一件雪白长袍，腰束月白祥云纹的宽腰带，其上只挂了一块玉质极佳的墨玉，形状看似粗糙却古朴沉郁。乌发用一根银丝带随意绑着，没有束冠也没有插簪，额前有几缕发丝被风吹散，和那银丝带交织在一起飞舞着，显得颇为轻盈。

此人也是这次牛川盛会闪眼的一位角儿，来自部落的公子王爷同样不知其底细。只觉得他跟前面那位长剑公子长相有几分相似，神态更是如出一辙。只可惜打听来打听去，都不知他来自何处。此人功夫略略逊于前面那位长剑公子，前天马场比赛，他拿了第二。昨天摔跤，他以轻盈灵活的脚步，敏捷多变的身手，竟然将去年夺得摔跤王的纥突邻二王子嘎丹摔出了鼻血。后来轮到他跟长剑王子两人对阵，众王子还有围观者正欲看热闹呢，两人刚登场，还未抱拳施礼，四目一对，像是发现了什么，突然弃赛离开赛场，一东一西往各自住的方向去了。弄得大家都不尽兴，让昨天那场摔跤少了最大悬念。

此刻二人眼看又要相遇，走在街北端的慕容农马上冲纥突邻二王子嘎丹示意：“快看，这两个毫无名头的家伙，又在街上遇上了，最好能让他二人打起来，我等看个热闹。”说着话，慕容农就想走上前去，挑衅几句，哪知长剑王子只是抬头扫了一眼，便看见街巷走出的白袍王子，他匆匆丢下手中玉佩，跟卖玉的西域贩子咕叻了句什么，逃也似的走开了。

白袍王子像是有点不甘心，此人明着是冲长剑王子来的，见长剑王子躲他而去，伸手喊了句什么。又念着人多声杂，慌忙噤声，疾步追去。慕容农一干人便起起哄来，都喊着快去摔他啊，摔了你就是头王。

白袍王子见众王子起哄，哼了一声，掉转身子走了。

众王子又是一阵叫嚣，一团黑云飞过来，遮盖住了头顶上的天空。牛川看似要下雨了，商贩们匆匆收拾起各自货物，往临时借住的民宿或客栈里去了。那边，长剑王子带着随从，已消失在一片树林中。

长剑王子借住在牛川富人、贺兰野干大王的老友家中。老友的女儿不久前嫁到贺兰部落，女婿是野干大王的侄子贺兰岳。

天黑时分，住在林中一间宽敞屋子的长剑王子走出屋来，在开满着野花的小树林中随意走步，身后只跟了两位随从，一左一右，远距离跟在后面。长剑王子已换

了衣装，海蓝色长衫和素白色外衣已经褪去，腰间佩玉也已不在。

此刻的他，想必已经洗漱梳妆过。他的装束更是让人眼前一亮，惊艳得很。一件深红色底，上面绣有蓝色梅花鹿的长袍，外面又套一件甲衣，修长的腿上配一双长靴，一看就是兵将打扮。蓝色梅花鹿为鲜卑族原始图腾，据此图案，便可断定他来自阴山以南云中草原的拓跋家族。手中仍然握着长剑，原来他是到树林中宽阔地带习剑。果然，长剑王子一过了小木桥，往前方不远处的一块草地上去时，后面随从便止了步。看来他习剑时不容许下人偷看的。此时天已黑尽，月亮尚未升起。后晌的那层黑云只是惊了街上的人，并未有雨落下来。空气里潮气四溢，仍像是要落雨的样子。长剑王子却不管这些，踢踢腿，扩扩胸，从鞘里拔出宝剑，刚要拉开架势，黑夜里突然飞来一支暗镖，照准长剑王子飞来。长剑王子刚把剑平举起来，猛地收回，身体倏地往左边一侧，右手腾出空来，眨眼工夫，就将飞镖夹在双指中间。嘴里同时发出一声喝问：“谁？”

这一声暴露了她，分明是女儿声嘛。再细看她的装束，虽然极力掩藏，却还是透出女儿家的气息来。尤其此刻换了装，白日里紧束起的胸就显得有些明显，分明像两座隆起的小山丘，大约是觉得这黑的夜，没人偷看她吧，所以束得有点粗心。加上刚才一惊，少了簪子的头发忽地垂落开来，随夜风飘动，更觉那是女子才有的秀发。加上刚才转身的动作，虽然敏捷却暴露出她的纤纤细腰，以及丰满结实的美臀。

这边还未落声，树林里便响起更加悦耳的嬉笑声来。随后一个黑影闪出，同样是曼妙身姿，暗香浮动。

“死丫头，吓坏本王子了。”长剑王子看着林中走出的黑影，嗔怪道。

黑影儿也说起了话：“哈，还本王子呢，装了好几日，憋不住了吧。”说着，走上前来。一看两人就很熟悉，知根知底，且亲密。

“好吧，本妃也是装够了，男人甲衣穿起来真是不爽，又重又麻烦。”

“那就学妹妹呗，现出本身来。”

黑影儿原来也是女子，双目清澈，如一泓清水，顾盼之际，一番清雅高华流出，一看就知来自不凡之家。肌肤娇嫩，桃腮带笑。身材曼妙，错落有致，别是一番味儿。长发披于后肩，一根粉红丝带轻轻绾住。一袭白衣，轻柔飘动，如梦如幻，夜色下更是朦胧醉人。说话也是俏皮中含着灵气，透着任性，声音清脆响亮，少一份柔意，却多出几分顽皮。

“才不学你样呢，野丫头。”长剑女嗔怪一声，似是有点动怒。